

吳奮勇

禮學行端：一幅字裡的風骨



特稿

丙午正月十八，暖陽照眼，春風如煦。泉州吳氏合族大宗祠丙午年春季祭祖大典，恰在今日。我隨安溪吳文化研究會諸同仁，一早啟程，前往赴會。

泉州塗門街的東觀西台，是一座典型的閩南紅磚大厝。燕尾脊高高揚起，剪開天光；紅磚和白石鑲嵌，泛著溫潤的色澤。今日更是彩門高拱，張燈結綵，一派熱鬧祥和。

我的腳步不自覺地放輕——這座四進五開間的明清古建築，是明代御史吳龍征的府第，是清代泉州府五縣吳氏合族的大宗祠，更是如今泉州各縣乃海內外泉州吳氏宗親的精神殿堂。

邁進大門，繞過屏風，二進廳堂內，宗親熙熙攘攘，親切交談，笑語融融。我的目光，被一方匾額穩穩牽住。

「禮學行端」——四個大字，沉雄峻拔，筆力千鈞，墨光如漆。落款處，「吳魯」二字靜靜安放，彷彿跨越百年，靜候每一位後人駐足凝望。

吳魯，福建科舉史上最末一位文狀元。清光緒十六年，他四十五歲，殿試一甲頭名，創下閩南吳姓千百年來未有之榮光。那年，東觀西台正加緊改建，族人聞訊無不額手稱慶，趕工落成，並在祠前高高豎起狀元旗桿。

五年後，光緒二十一年，吳魯衣錦還鄉，親臨大宗祠祭祖。那一日，他定在此處佇立良久。面對列祖列宗，望著族中後輩，他鄭重提筆，落下這四字——禮、學、行、端。

禮，是立身之本。吳魯一生以振興文教為己任，督學安徽時捐修翠螺書院，任吉林提學時捐建文廟。他深知，禮絕非虛文浮禮，而是待人接物的敬畏之心，是立身處世的分寸尺度。他在家書中殷殷叮囑，歸根不過「敦孝悌、崇禮義」六字。

學，是進德之階。他「七掌文衡」，四次出任學政，是晚清教育革新的先行者。在雲南學政任上，他上奏《請裁學政疏》，主張因地制宜、因材施教。他直言：「以中學為普通，以西學為專門。」一百二十年前，能有此等見識，眼界之開闊、格局之高遠，令人歎服。

行，是踐志之途。他一生心繫國運、憂懷蒼生，甲午戰爭時毅然上疏請戰，八國聯軍入侵時大聲疾呼加強水陸聯防。庚

子之變，他困居京城，目睹山河破碎、生靈塗炭，憤然寫下一百二十八首《百哀詩》，字字泣血記下那段屈辱滄桑，被史學家譽為「庚子信史」。

端，是守心之正。他在安徽視學時，偶得一方岳飛遺硯「正氣硯」，自此視若珍寶，將書齋定名「正氣研齋」，叮囑子孫世代守護，以岳飛、文天祥為楷模，做一身正氣、有骨有節之人。那方古硯，正是他人格最真切的寫照——端端正正，不偏不倚，清剛自持。

這四個字，是寫給族人的訓誡，更是寫給他自己的一生準則。

光緒二十五年正月，吳魯再度為大宗祠撰寫《溫陵吳氏合族祠堂記》碑文。碑石之上，他詳述宗祠營建始末，字裡行間，滿是對家族文脈傳承的殷殷期許。如今碑文僅存一塊殘石，後人悉心補全，而「禮學行端」這幅墨寶，依舊高懸於屏風之上，與「東壁圖書府，西園翰墨林」的詩句相映生輝、氣韻綿長。

有人問：什麼是家風？家風從不是掛在嘴邊的空洞大道理，是鐫在匾額上的四字箴言，是刻在碑文裡的一段初心，是傳過一百多年依舊溫潤的那方「正氣硯」。家風，是你站在這座百年老祠裡，抬頭望見這四個字的剎那心動——原來，百餘年前，亦有人如你我這般行立於此，思索如何做一個端方正直、無愧於心的人。

吳魯晚年號「老遲」，又號「白華庵主」。他生逢亂世，家國多難，風雨飄搖。可看他的字，無一分倉皇失措，無半絲潦草敷衍，每一筆都端端正正，每一劃都穩穩當當。御史江春霖讚他「書法精絕，名噪都下」，弘一大師歎他「書法嚴肅端莊」。

如今，這幅字，仍靜靜懸在這裡。上午十一點半，盛典禮成。

走出祠堂，塗門街上車水馬龍，春光明媚，風裡裹著閩南海濱獨有的清潤氣息。回頭再望，那四個字默然高懸，不喧嘩，不爭辯；泉州吳氏合族大宗祠巍然矗立，無言無語。

我們循著石板路，回歸日常，腳步愈發沉穩、心裡愈發篤定。

「禮學行端」，簡簡單單四字，說的不過是如何做一個有風骨的人。吳魯用一生作答，將筆墨懸於此間。從此，薪火廣續，來者抬頭可見，躬身可行，行以致遠。

黃振宇

一個破舊陶瓷盆



特稿

這個陶瓷盆我小時候用過，曾放在灶台下當蓄水盆，裝的是洗鍋水。灶台邊有個大水罐，能盛下三擔水桶的水，中午用掉三擔，晚上再挑三擔，全供日常起居和拌豬飼料。挑水是每天的必修課，為了不浪費，帶油花的刷鍋水會收集起來煮豬食——這是個水資源再利用的容器。後來盆磕破漏水，就用竹箍圈扣緊，放在老房子祖母的小臥室床邊裝米，再後來裝過零食，蓋上茶籽渣餅的盆蓋成了防鼠神器。茶渣餅邊沿被老鼠啃出窟窿，用舊破布團塞住，可布團常被啃開，窟窿越咬越大，沒蓋好時老鼠就鑽進盆裡偷吃。以前的房子低矮，部分牆壁是土壘的，沒有水泥或地磚，老鼠打洞進屋，與人混居。晚上煤油燈一滅，滿屋子都是老鼠上竄下跳的聲音，祖母床邊放著一支小竹竿，被吵醒時就敲敲床邊的老衣櫃，驅趕老鼠，防止它們咬破衣服，等老鼠消停了再睡。再後來這陶盆乾脆成了捉鼠神器，記得大白天都能捉到五六隻小老鼠；把盆放在老地方，清空裡面的零食，放上一兩粒生米，蓋上殘缺的茶油渣餅，只留窟窿眼讓小老鼠鑽進去。聽到盆裡有沙沙聲就壓緊蓋子，使勁晃動，小老鼠很快暈頭轉向，動彈不得，掀開蓋子就能隨手抓來當玩具，玩膩了就喂鴨或鴨，讓它們飽餐一頓。但這招對大老鼠不管用，蓋子打開後它們還是會逃跑。有一次，一隻大老鼠鑽進盆，估計是推開了縫隙，或是晃動時間不夠，它跳逃時我沒抓住，盆脫手磕到地上，又裂了一塊。剛好鄰居裝修，祖母找他們要了一捧石灰泥補上，繼續用。所以圖片裡的這個破舊陶瓷盆，既圈著竹箍圈，又糊著白灰泥。

村裡有榨油的場地，用省下的口糧能換幾餅花生油渣餅和茶籽油渣餅。花生油渣餅用開水泡開當畜禽飼料，我小時候餓極了，也啃過剛榨好的這個。茶籽油渣

餅不能吃，整餅剛好當盆蓋，剛用的時候又重又硬，放久了脫水脫油就輕便多了，需要時敲成小塊用來洗頭或搓澡——那時候連肥皂都沒見過呢。

前段時間我去老房子轉轉，看到它默默躲在牆角，念舊的我忍不住把它搬到新家門前，裝土當花盆用了一段時間。這次一不小心碰到盆沿，它碎成了碎片，沒法再用，只能徹底完成使命——扔掉。

睹物思情，祖輩們那時社會環境艱苦，物資匱乏，缺衣少食，居住條件惡劣。如今能留下來每樣生活物件，都光滑細膩、包漿飽滿，帶著被長期使用的深刻痕跡，是「新三年，舊三年，縫縫補補又三年」的艱辛儉樸時代的見證。憶苦思甜，上小學時沒做完作業沒關係，無非成績差點，但沒做完家務就要挨餓挨批。成年人都在田里務農，老人和小孩就得在家做家務：挑水拾柴、燒火煮飯、割草餵豬、養禽護槽……偶爾偷偷溜出去，就是捕鳥捉鼠、在小溝裡摸小魚、在田園裡採野果，滿世界找吃的填肚子。大人們獎勵一顆糖果，就能高興好幾天。可現在的小孩衣來伸手、飯來張口，幾時不時有叛逆期，需要思想開導、心理輔導……

生活越艱難，抗壓能力越強，求生慾望越強烈，只要努力活著奮鬥，期盼的美好生活終究會來。如今國家強大、社會穩定，高樓林立、豐衣足食，以車代步、水電充足，環境優美，人生真是美哉！

高俊仁

中國鑽石蘊沃AI



特稿

誰能想到，中國人在實驗室裡種出的人造鑽石，初表不過是打碎那維繫百年的消費神話，讓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實現「克拉自由」。可命運最幽默的地方就在於：你本想摘一朵花，卻意外握住了一個時代的鑰匙。

不久前，美國Akash Systems公司高調交付了全球首批採用金剛石導熱技術的英偉達H200服務器。這款站在當今AI算力金字塔尖的芯片，算力最強，功耗巨大，發熱問題自然極其嚴峻。如何為其高效降溫，早已成為全球工程師的集體「心病」。而他們翻遍材料學榜單後找到的終極答案，不是銅，不是鋁，也不是石墨烯，正是金剛石。

乍看之下，這又是一項源自硅谷的黑科技。可往根上一挖，最精彩的反轉才剛剛登場：這項決定AI未來的散熱技術，其命脈既不在硅谷，也不在華爾街，而是穩穩地握在中國人手裡。全球高品質、大尺寸的人造金剛石，最大生產國是中國，其產量佔全球人造鑽石總量的一半以上；而中國這八成以上的產能，又集中在河南。命運有時就是這樣荒誕又合理。我們曾經「無心插柳」發展起來的產業，竟悄然長成了遮蔽AI算力的那片廣袤森林。

說起鑽石，很多人至今仍記得那句百年洗腦金句：「鑽石恆久遠，一顆永流傳。」戴比爾斯用壟斷與敘事，將一塊普通的碳材料包裝成愛情圖騰，漫天要價，收割世界。可中國人骨子裡就不信這套。成分一樣、結構一樣、光澤一樣，憑什麼只有天然的才算高貴？憑什麼普通人不能擁有閃閃發光的權利？

於是，在河南的工廠裡，一台台自主研发的六面頂壓機轟鳴運轉，模擬著地幔深處的高溫高壓，將平凡的碳「點石成金」，煉成璀璨的鑽。我們的目標樸素又倔強：把神壇上的奢侈品拉回人間，讓消費主義的謊言不攻自破，我們做到了。今天，一克拉培育鑽的價格，已不到天然鑽的十分之一。鑽石不再是少數人的炫耀，而成了多數人的歡

喜。這本身，已是一場漂亮的中國製造逆襲。

可故事遠未結束。AI大潮洶湧而來，算力競賽白熱化，一個致命瓶頸浮出水面：發熱！芯片越強，熱量越恐怖，散熱若跟不上，再強的算力也只能降頻、熄火，直至報廢。銅不夠快，硅不夠強，石墨烯又太貴。人類翻遍材料榜單，最終發現，這導熱之王，竟是金剛石。它的導熱能力，是銅的五倍，是硅的十五倍。將其貼在芯片上，就如同給狂暴的算力裝上了極冷空調，瞬間抽走高溫，讓AI得以全力狂飆。難怪美國責令日本企業在美投資的首個項目，便是人造金剛石。

於是，那些為「克拉自由」而生的鑽石，一夜之間身份劇變：從珠寶櫃檯的裝飾品，變成尖端科技的戰略性材料；從消費領域的平替，變成AI服務器、半導體、激光器不可或缺的「散熱心臟」。

遊戲規則，就此徹底改寫。過去我們賣的是裝飾，現在我們握的是命脈；過去我們在下游拼價格，今天我們在上游定格局。當全世界為芯片設計、先進製程爭得頭破血流時，我們在散熱這一關鍵的「後勤戰場」上，已悄無聲息地佔據了絕對主導權。

這不是偶然，這是中國人一貫的倔強與智慧：不被別人定義，不被概念綁架，不信天價神話，只信技術實幹。我們用工業打破壟斷，用創新改寫規則，用一顆又一顆小小的鑽石，走出了一條從「破壁」到「卡位」，再到「引領」的路。

一顆人造鑽石，折射的不只是璀璨光芒，更是一個國家產業升級的隱秘軌跡。從打破消費主義騙局，到卡住AI時代命門，我們走得低調，卻走得堅定。在未來科技競賽中，算力是矛，散熱是盾。而握在我們手中的，正是那面最堅硬、最導熱、最不可替代的盾。

這顆來自中國實驗室的鑽石，不僅在守護AI的當下，更在深深「蘊沃」著一個由硬科技定義的未來。

它終將在AI時代，閃耀出比珠寶更耀眼、更恆久的光芒。

胡濟衡

對一條河流的溯源或水紋裡的精神圖譜 ——評田君文化散文《淮河東流去》



特稿

田君的散文《淮河東流去》（原載《安徽文學》2025年第7期，後被選載於《散文選刊》2025年第8期）如一條承載了千年時光的文學之河，既流淌著地理的壯闊，更蕩漾著精神的光華。

他以赤子之心的虔誠踏上朝聖之旅，卻為我們帶回了一幅水紋縱橫的中華精神圖譜。這篇6000餘字的散文，像浩浩湯湯奔騰不息的淮河之水，帶給我們的既有歷史浩渺的深度又有情感流淌的溫度。

這是一篇以淮河為書寫對象的抒情文化散文。文化散文亦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大散文，它有別於一般意義上的記游、抒情或者敘事。通過文本所呈現的鏡像，能夠檢驗丈量出一個作家的知識儲備和駕馭宏大敘事的能力。用田君自己的話說：我就出生在淮河邊，喝淮河水長大，也從未遠離過淮河。以歷史文脈為緯，通過六個章節展開對淮河這個母親河的立體書寫。從開篇的河流崇拜與文明溯源，到中段的治水苦難史，以及最終昇華的淮河精神譜系，通過上述三個關鍵維度的抽絲剝繭和鋪陳，從而讓人們瞭解到中國古代「四瀆」之一（長江、黃河、淮河、濟水）——「淮河」的今是昨非。

文本中多重辯證關係的處理令人擊節。作者既寫淮河作為「母親河」的哺育之恩——管仲、老子、孔子、劉邦、李白等文明星辰的誕生；又以驚人筆力刻畫她作為「害河」的暴虐面目——黃河奪淮的生態災難，蓄洪區百姓「不蓋好房子」的生存智慧。文中淮河的雙面形象令人動容——它既是「哺育萬物的母親」，又是令人心悸的「害河」。

作者沒有迴避淮河曾裹挾的深重苦難（黃河奪淮的生態浩劫），王家壩開關啟時「百萬人大遷徙」的悲壯場景。這種愛恨交織的情感張力和坦誠凝視貫穿全文，使河流的書寫褪去了浮泛的抒情，獲得了歷史的重量與生命的深度。

難能可貴的是，作家在治水的鋼鐵骨架中讀出了人文的魂魄。當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的禹傳說跨越時空，在現代治淮人的奉獻中復活；當王家壩開的每一次開啟，都成為「震撼心靈的精神圖騰」——河流治理由此昇華為民族精神基因的生動彰顯。工程智慧與奉獻信仰交織，治水史於是昇華為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。

表面看是河流書寫，但深層是精神圖譜的繪製：從大禹「三過家門不入」的忘我，到著洪區百姓「待淮河如初戀」的堅韌，再到王家壩「百萬人大遷徙」的奉獻，最終凝結為「包容萬物的淮河性格」。這種由地理

到人文的昇華，使散文具有了文化人類學的厚度。

在象徵體系建構上，作家將工程意象詩化得尤為精彩。王家壩開關被喻為「腰間的雙劍」，鋼鐵閘門化作「精密協作的衛士」，而治水史則成為「波瀾壯闊的史詩」。更妙的是結尾將著作三部曲作「精神還鄉」，書本結構對應著「堤壩與閘門」，文字則如「水流或魚群」——這種文本自反性讓寫作本身成為治水精神的當代延續。

而文中時空的折疊尤其精妙：乾隆年間畢沅的勘測奏疏與當代田野考察交錯；八公山上的丹爐星火點化豆腐，也煉就了《淮南子》的哲思宇宙；甚至作者體內的結石之痛，亦被想像為「每一滴雨都是一個源頭」的頓悟。這種打破線性時間的蒙太奇，使散文真正抵達了「形散神聚」的至高境界。

當文本聚焦「水紋裡的中國精神」這個意象時，淮河的粼粼波光既映照出地理分界線，更折射著文明融合線——楚漢文化在此交匯，儒道思想在此共生。「我們以母子相稱」早已超越生物學意義，上升為文明母體的圖騰。

那些閃電般的句子深入骨髓，比如說淮河「如同丟棄戰馬的孤獨騎手」，這個比喻既準確又悲愴，把河流失去入海口的生態悲劇具象為騎士失馬的英雄落寞。還有將人工水道比作「強直性脊柱炎患者」，在讚美治水偉業時不忘保持人文關懷的反思視角。

最動人的是作者與淮河建立的「母子」生命契約。當個人腎結石的疼痛與淮河源頭大雨形成隱秘共振，當創作的三部作品（長篇小說《河畔》、長篇散文《淮上故鄉》、長詩《淮河簡史》）被喻為「精神還鄉」，文字便如「水流或魚群」在書頁閘門間奔湧——寫作本身成為對母親河最深沉的回饋。結尾引用長詩《淮河簡史》最後一章《入海口》的片段中「淮河水在入海口變鹹變澀」的物性變化，自然融入了「人到中年」的生命況味，個體敘事與江河永恆在「海天一色」中完成互喻。這個個體與河流的互喻，才是生態寫作的最高境界。

田君以筆為舟，從「水之五德」的視角切入，航行於淮河的波濤之上。他打撈起的不僅是水文地理的變遷，更是水紋裡蕩漾的民族精神——堅韌如麥苗生長的百姓，忘我如大禹的治水者，包容如《淮南子》的智慧星空，奉獻如王家壩的鋼鐵閘門，最終這一切都沉澱為創作本身的慈悲。

這部長卷散文，遂成為獻給母親河的莊嚴頌詩——它讓我們明白，一條河真正的人海口不在海洋，而在所有被她滋養的靈魂深處，在那些以血以淚以墨反哺她的赤子心間。

菲律賓商報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 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 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 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 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
 電話：79606382 · 82411756
 傳真：82411588
 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
 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member:UPMG GROUP